武備志

武備志卷三十九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略考

唐三

上問李泌、今敵彊如此、何時事定、對曰、臣觀賊所獲子女金帛皆輸之范陽、此豈有雄據四海之志邪、今獨虜將或爲之用、中國之人唯高尚等數人、自餘皆脅從耳、以臣料之、不過二年、天下無寇矣、上曰、何故、對曰、賊之驍將不過史思明安守忠田

胡虜自來如此

與淮陰武鄉數語共對千古

乾眞張忠志阿史那承慶等數人而已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陘郭子儀自馮翊入河東則思明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守忠乾眞不敢離長安是以兩軍縶其四將也從祿山者獨承慶耳願敕子儀勿取華陰使兩京之道常通陛下軍於扶風與子儀光弼互出擊之彼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使賊往來數千里疲於奔命我常以逸待勞賊至則避其鋒去則乘其弊不攻城不過路來春復命建寧爲范陽節度大使並塞北出與光弼

南北犄角以取范陽覆其巢穴賊退則無所歸留則不獲安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

史思明等引兵十萬寇太原李光弼麾下精兵皆赴朔方餘衆不滿萬人諸將皆懼議修城以待之光弼曰太原城周四十里賊垂至而興役是先自困也乃帥士民於城外鑿壕以自固作塹數十萬衆莫知所用及攻城光弼用以增壘城壞輒補月餘不下思明乃選驍銳爲遊兵戒之曰我攻其北則汝潛趨其南有人則乘之而光弼軍令嚴整雖

礮之用與銃不同不可因銃而廢礮

妙在詐降方驚甚

寇所不至警邏亦不少懈賊不得入光弼募軍中有少技皆取之人盡其用得錢工三善穿地道賊爲梯衝土山以攻城光弼爲地道以迎之近城輒陷又作大礮飛巨石一發輒斃二十餘人賊死者什二三乃退營於數十步外光弼遣人詐爲約降而穿地道周賊營中至期遣裨將將數千人出如降狀賊皆屬目俄而營中地陷死者千餘人賊衆驚亂官軍鼓譟乘之俘斬萬計會安祿山死慶緒使思明歸守范陽留蔡希德等圍太原光弼復出

擊之斬首七萬希德遁去、

上至鳳翔旬日隴右河西安西西域之兵皆會江淮庸調亦至長安人聞車駕至從賊中自拔而來者日夜不絕李泌請如前策遣安西西域之衆並塞東北取范陽上曰今大衆已集當乘兵鋒擣其腹心而更引兵東北數千里先取范陽不亦迂乎、對曰今所恃者皆西北及諸胡之兵性耐寒而畏暑若乘其新至之銳攻祿山已老之師其勢必克兩京然春氣已深賊歸巢穴關東比熱官軍必困

吉勝
千金

而思歸伺官軍之去、必復南來、然則征戰之勢、未有涯也、不若先用之於寒鄉、除其窠穴、則賊無所歸、根本永絕矣、上曰、朕切晨昏之戀、不能待此决矣、

尹子奇復引兵攻睢陽、張巡謂將士曰、吾受國恩、所守正死耳、但念諸君捐軀力戰、而賞不酬勳、以此痛心耳、將士皆激勵請奮、巡乃椎牛饗士、盡軍出戰、賊望見兵少笑之、巡執旗帥諸將直衝賊陣、賊乃大潰、明日、賊又合軍至城下、巡出戰、晝夜數

十合屢摧其鋒、而賊攻圍益急、巡於城中夜鳴鼓嚴隊若將出擊者賊聞之達旦儆備既明巡乃寢兵絕鼓賊以飛樓瞰城中無所見遂休息、巡與南霽雲雷萬春等十餘將各五十騎開門突出直衝賊營斬賊將五十餘人殺士卒五千餘人巡欲射子奇而不識剡蒿爲矢中者喜謂巡矢盡走白子奇乃得其狀使霽雲射之中其左目幾獲之子奇乃走、

賊將武令珣田承嗣攻山南東道節度使魯炅於

識大體[illegible]足大略

南陽城中食盡餓死者相枕籍上遣宦官曹日昇往宣慰圍急不得入日昇請单騎入城襄陽太守魏仲犀不許會顏真卿自河北至曰曹將軍不顧萬死以致帝命何爲阻之借使不達不過亡一使者達則一城之心固矣日昇與十騎皆往賊不敢逼城中大喜

子奇復徵兵數萬攻睢陽城中食盡將士人廩米日一合雜以茶紙樹皮爲食饋救不至士卒消耗至千六百人皆饑病不堪鬬遂爲賊所圍張巡乃

脩守具、賊爲雲梯、勢如半虹、置精卒二百於其上、推之臨城、欲令騰入、巡預於城潛鑿三穴、候梯將至、一穴中出大木、末置鐵鈎、鉤之使不得退、一穴中出一大木、拄之使不得進、一穴中出一木、末置鐵籠盛火焚之、賊又以鈎車鈎城上柵閣、巡以大木置連鏁大鐶、抜其鈎而截之、賊又造木驢攻城、巡鎔金汁灌之、賊又以土囊積柴爲磴道、欲登城、巡潛以松明乾蒿投之、積十餘日、使人順風持火焚之、巡之所爲、皆應機立辦、賊服其智、不敢復攻、

遂於城外穿三重壕立木栅以守巡巡亦於其內作壕以拒之士卒死傷之餘纔六百人
上勞賚諸將遣攻長安李嗣業為前軍郭子儀為中軍王思禮為後軍賊將十萬陳於其北李歸仁出挑戰官軍逐之逼於其陳賊軍齊進官軍却李嗣業曰今日不以身餌賊軍無孑遺矣乃肉袒執弓大呼奮擊殺數十人陳稍定於是嗣業帥前軍各執長刀如墻而進身先士卒所向摧靡賊伏精騎於陳東欲襲官軍之後覘者知之僕固懷恩

懷恩心不徒勇實能料敵

回紇就擊盡殺之李嗣業又與回紇出賊陳後與大軍夾擊自午至酉斬首六萬級賊遂大潰餘衆走入城迨夜囂聲不止僕固懷恩謂廣平王俶曰賊棄城走矣請以三百騎追之縛取安守忠李歸仁等俶曰將軍戰亦疲矣且休息俟明旦圖之懷恩曰賊尚神速何明旦也俶固止之遲明諜至守忠歸仁與張通儒田乾眞等皆已遁矣大軍入西京

張巡初守睢陽時卒僅萬人城中居人亦且數萬

此是[illegible]本不然

巡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前後大小戰凡四百餘、殺賊卒十二萬人、巡行兵不依古法教戰陳、令本將各以其意教之、人或問其故、巡曰今與胡虜戰、雲合烏散、變態不恒、數步之間、勢有同異、臨期應猝、在於呼吸之間、而動詢大將、事不相及、非知兵之變者也、故吾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投之而往、如手之使指、兵將相習、人自爲戰、不亦可乎、器械甲仗、皆取之於敵、未嘗自脩、推誠待人、無所疑慮、臨危應變、出奇無窮、號令明、賞罰信、與衆共

言與爲 守

十苦寒暑故下爭致死力

史思明自稱大聖燕王周摯爲行軍司馬李光弼曰思明得魏州而按兵不進此欲使我懈惰而以精銳掩吾不備也請與朔方軍同逼魏城求與之戰彼懲嘉山之敗必不敢輕出得曠日持久則鄴城拔慶緒死而彼無辭以用其衆矣魚朝恩以爲不可乃止

郭子儀等九節度使圍鄴城壅漳水灌之慶緒堅守以待思明城中食盡淘馬屎以食而官無統御

思明亦狡賊亦以權分令不一故得乘之耳

進退無所稟城久不下上下解體思明引兵趣鄴選精騎日於城下抄掠官軍出則散歸其營晝備之則夜至夜備之則晝至又多遣壯士竊官軍裝號督趣運者妄殺戮人舟車所聚則密縱火焚之往復聚散自相辨識而官軍不能察也由是諸軍乏食思明乃引大軍直抵城下刻日決戰官軍步騎六十萬陳於安陽河北李光弼王思禮許叔冀魯炅先戰殺傷相半郭子儀承其後未及布陳大風忽起吹沙拔木天地晝晦咫尺不辨兩軍大驚

官軍潰而南、賊潰而北、李光弼王思禮整軍而歸
史思明分軍四道濟河、會于汴州、李光弼方巡諸
營、聞之、入汴州、謂節度使許叔冀曰、大夫能守汴
州十五日、我則將兵來救、叔冀許諾、思明至汴州、
叔冀與戰不勝、遂降之、思明乘勝西攻鄭州、光弼
整衆徐行、至洛陽、留守韋陟請留兵於陝、退守潼
關、光弼曰、兩敵相當、貴進忌退、今無故棄五百里
地、則賊勢益張矣、不若移軍河陽、北連澤潞、利則
進取、不利則退守、表裏相應、使賊不敢西侵、此猿

非大將才不能

臂之勢也判官韋損曰東京帝宅柰何不守光弼曰守之則汜水崿嶺龍門皆應置兵子爲兵馬判官能守之乎遂牒河南尹帥吏民避賊而帥軍士詣河陽時思明遊兵已至石橋光弼當石橋而進部曲堅壁賊不敢逼夜至河陽有兵二萬糧纔支十日光弼按閱守備部分士卒無不嚴辦思明入洛陽城空無所得遂引兵攻河陽使驍將劉龍僊挑戰慢罵光弼光弼顧諸將曰誰能取彼僕固懷恩請行光弼曰此非大將所爲裨將白孝德請挺

身取之、光弼壯其志、因問所須、對曰、願選五十騎爲後繼、而請大軍鼓譟以增氣、光弼撫其背而遣之、孝德挾二矛、策馬亂流而進、半涉、懷恩賀曰、克矣、光弼曰、何以知之、對曰、觀其攬轡安閑、是以知之、龍僊易之、慢罵如初、孝德瞋目大呼、運矛躍馬搏之、城上鼓譟、五十騎繼進、龍僊走堤上、孝德追及、斬之以歸、思明有良馬千餘匹、每日出於河南渚浴之、循環不休、光弼命索軍中牝馬、得五百匹、縶其駒而出之、思明馬見之、悉浮渡河、盡驅入城、

人千[illegible]矣

思明怒泛火船欲燒浮橋光弼先貯百尺長竿以巨木承其根氊裹鐵义置其首以迎火船而义之船不得進須臾自焚盡思明屯兵於河清欲絕光弼糧道光弼軍於野水渡以備之既夕還河陽留兵千人使將雍希顥守其柵曰賊將高庭暉李日越皆萬人敵也至勿與之戰降則與之俱來諸將莫諭其意皆竊笑之既而思明果謂日越曰李光弼長於憑城今出在野汝以鐵騎宵濟為我取之不得則勿返日越將百騎晨至柵下問曰司空在

乎希顯曰夜去矣日越曰失光弼而得希顯吾死必矣遂請降希顯與之俱見光弼光弼厚待之任以心腹高庭暉聞之亦降或問光弼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思明常恨不得野戰聞我在外以爲必可取日越不獲我勢不敢歸庭暉才勇過於日越聞日越被寵任必思奪之矣思明復攻河陽光弼謂抱玉曰將軍能爲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曰過期何如光弼曰過期而救不至任棄之可也抱玉許諾勒兵拒守城且陷抱玉紿之曰吾糧盡明旦

亦奇才也

當降賊斂軍以待之、抱玉繕完城備、明日復請戰、出奇兵夾擊、殺傷甚衆、時光弼屯中潬城、置柵、柵外穿塹、賊將周摯攻之、光弼命鎮西行營節度使荔非元禮出勁卒於羊馬城以拒賊、賊塡塹八道、開山爲門、光弼使問元禮曰、中丞視賊塡塹開柵、晏然不動、何也、元禮曰、司空欲守乎、戰乎、光弼曰、欲戰、元禮曰、欲戰則賊塡塹、何爲禁之、光弼曰、善、吾所不及、勉之、元禮俟柵開、帥敢死士突出奮擊、破之、周摯復收兵趣北城、光弼入登城望曰、賊兵

多而不整不足畏也不過日中保爲諸君破之乃命出戰及期不决召諸將問曰賊陣何方最堅曰西北隅命郝廷玉當之又問其次曰東南隅命論惟貞當之令諸將曰爾輩望吾旗而戰吾颭旗緩任爾擇利吾急颭旗三至地則萬衆齊入死生以之少退者斬又以短刀置韡中曰戰危事吾國之三公不可死賊手萬一不利諸君死敵我自剄不令諸君獨死也再戰廷玉奔還光弼驚命取其首廷玉曰馬中箭非敢退也易馬遣之僕固懷恩小

却、光弼又命取其首、懷恩更前決戰、光弼連麾其旗、諸將齊進致死、呼聲動天地、賊衆大潰、思明及擎遁去、

或言洛中將士皆燕人、久戍思歸、上下離心、急擊之可破也、魚朝恩以爲信然、屢言之、上勅李光弼進取東京、光弼奏賊鋒尚鋭、未可輕進、中使相繼督光弼出師、光弼不得已、將兵會朝恩等攻洛陽、陳於卭山、光弼依險而陳、懷恩陳於平原、光弼曰、依險則可進可退、若陳平原、戰而不利則盡矣、思

明不可忽也命移於險懷恩復止之史思明乘其未定薄之官軍大敗俱肅宗

懷恩與回紇吐蕃進逼奉天諸將請戰郭子儀曰虜深入利速戰吾堅壁以待之彼必以吾爲怯而不戒乃可破也若遽戰而不利則衆心離矣敢言戰者斬既而夜出陳於乾陵之南虜始以子儀爲無備欲襲之忽見大軍驚愕遂不戰而退

李抱眞以山東有變上黨爲兵衝而荒亂之餘土瘠民困無以贍軍乃籍民每三丁選一壯者免其

租徭給弓矢使農隙習射歲暮都試行其賞罰比二年得精兵二萬旣不費廩給府庫充實遂雄視山東步兵爲諸道最

吐蕃退至邠州遇回紇復相與入寇合兵圍涇陽子儀嚴備不戰時二虜聞懷恩死已爭長不相睦子儀使牙將李光瓚說回紇欲與共擊吐蕃回紇不信曰郭公在此可得見乎光瓚還報子儀曰今衆寡不敵難以力勝昔與回紇契約甚厚不若挺身說之可不戰而下也諸將請選鐵騎五百衛從

與亦然
而耳汝
亦得葛
亦無事

儀曰此適足爲害耳郭晞叩馬諫曰大人國之元帥奈何以身爲虜餌子儀曰今戰則父子俱死而國家危往以至誠與之言或幸而見從則四海之福也不然則身沒而家全以鞭擊其手曰去遂與數騎出使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大帥藥葛羅執弓注矢立於陳前子儀免胄釋甲投鎗而進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前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於唐唐報汝亦不薄奈何負約深入吾地棄前功結後怨背

恩德而助叛臣乎且懷恩叛君棄母於汝何有今吾挺身來聽汝殺我將士必死與汝鬬藥葛羅曰懷恩欺我言天可汗已晏駕令公亦捐館中國無主我是以來今皆不然懷恩又爲天所殺我曹豈肯與令公戰乎子儀因說之曰吐蕃無道所掠之財不可勝載馬牛雜畜長數百里此天之賜汝也全師而繼好破敵以取富爲汝之計孰便於此不可失也藥葛羅曰吾爲懷恩所誤負公誠深今請爲公盡力以謝過然懷恩之子可敦兄弟也願勿

殺之子儀許之回紇觀者爲兩翼稍前子儀麾下亦進子儀揮手却之因取酒與其酋長共飲藥葛羅使子儀先執酒爲誓子儀酬地曰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亦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有負約者自損陳前家族滅絕盃至藥葛羅亦酬地曰如令公誓於是諸酋長喜曰軍中巫言此行安穩不與唐戰見一大人而還今果然遂與定約而還吐蕃聞之夜遁詔罷親征京城解嚴

鳳翔節度使李抱玉使其將李晟將兵五千擊吐

蕃晟曰以力則五千不足用以謀則太多乃將千人兼行出人原關屠吐蕃定秦堡焚其積聚而還叶蕃聞之釋靈州之圍而去

初四鎮北庭兵久羈旅數遷徙勞敝怨誹兵馬使王童之謀作亂期以辛酉旦警嚴而發前夕有告之者段秀實陽召掌漏者怒之以其失節令每更來白輒延之數刻遂四更而曙童之不果發告者又云今夕欲焚馬坊草因救火作亂中夕火果發秀實命軍中行者皆止坐者勿起各整部伍嚴守

要害童之自請救火不許及旦捕童之及其黨人人皆斬之下令曰後徙者族流言者刑遂徙于涇田承嗣知咸陽爲李寶臣鄉里心常欲之因刻石云二帝同功勢萬全將田爲侶入幽燕密令瘞寶臣境內使望氣者言彼有王氣寶臣掘而得之又令客說之曰公與朱滔共取滄州得之則地歸國非公所有公能捨承嗣之罪請以滄州歸公而從公取范陽以自效寶臣喜謂事合符讖遂與承嗣通謀寶臣謂滔使者曰聞朱公儀貌如神願得畫

像觀之、滔與之、寶臣置於射堂、命諸將共觀之、曰、眞神人也、遂選精騎二千、夜襲其軍、戒曰、取貌如射堂者、滔不虞有變、戰敗走免、承嗣聞之、引軍南還、使謂寶臣曰、河內有警、不暇從公、石上讖文、吾戲爲之耳、寶臣慙怒而退、

吐蕃與諸雜羌戎寇陷西山柘靜等州、詔嚴武收復、武遣崔旰統兵西山、旰善撫士卒、皆願致死命、始次賊城、周圍皆石礫、攻具無所設、唯東南隅環丈之地壤土可穴、諜知之以告旰、晝夜穿地道、以

攻之再宿而拔其城因拓地數百里下城寨數四蕃衆相語曰崔旰神兵也將更前進以糧盡還武大悅裝七寶轝迎旰入成都以誇士衆 俱代宗

武備志卷四十

防風茅元儀輯

戰略考

唐 四

崔寧在蜀十餘年，地險兵壇，恣爲淫侈，朝廷患之而不能易，至是入朝，吐蕃與南詔合兵三道入寇，諸將不能禦，州縣多陷，上憂之，趣寧歸鎮，楊炎言於上曰，蜀地富饒，寧據有之，貢賦不入，與無蜀同，若其有功，則義不可奪，是蜀地敗固失之，勝亦不

妙在此句

得也不若留寧發范陽戍兵雜禁兵往擊之何憂不克因得納親兵於其腹中蜀將必不敢動然後更授他帥使千里沃壤復爲國有是因小害而收大利也上遂留寧使神策都將李晟將兵四千又發邠隴范陽兵五千使將軍曲環將之與東川山南兵合擊吐蕃南詔破之凡殺八九萬人

朱滔帥幽州成德軍李寶臣死其子惟岳謀襲父位滔與張孝忠征之大破惟岳於束鹿進圍深州惟岳統萬餘衆及田悅援兵至束鹿惟岳將王武

[illegible]破虎象此以破馬

飾處若心

俊以騎三千方陣横進滔繪帛為狻猊象使猛士百人蒙之鼓譟奮馳賊馬驚亂隨擊大破之惟岳焚營而遁

田悅攻臨洺累月不拔城中食且盡張伾飾其愛女使出拜將士曰諸軍守戰甚苦伾家無他物請鬻此女為將士一日之費衆皆哭曰願盡死力不敢言賞李抱眞告急於朝詔馬燧及神策兵馬使李晟將兵討悅又詔朱滔討李惟岳燧等軍未出險先遣使持書諭悅為好語悅謂燧畏之不設備

渡險一策

非持軍素嚴何能使百騎不亂

燧等進軍至臨洺悅悉衆力戰悅兵大敗斬首萬
餘級

馬燧等屯於漳濱田悅築月城以守長橋燧以鐵
鎖連車數百乘實以土囊塞其下流涉淺而渡進
屯滄口與悅夾洹水而軍乃爲三橋逾洹水日往
挑戰悅不出燧令諸軍夜半起食潛師趨魏州魏州
田悅之令之曰賊至則止爲陳留百騎擊鼓鳴角
於營中畢發而止伺悅軍畢度則焚其橋軍行十
里所悅聞之帥淄青成德步騎四萬踰橋掩其後

乘風縱火鼓譟而進燧先除其前草莽百步爲戰場結陳以待之悅軍至火止氣衰燧縱兵擊之悅衆大敗追奔至三橋橋已焚赴水溺死不可勝記斬首二萬級悅收餘兵走魏州嬰城拒守士卒不滿數千悅乃持佩刀立府門召軍民流涕告之欲自殺將士爭前抱持之悅乃與諸將斷髮爲誓悉出府庫及斂富家得百餘萬以賞士卒召邢曹俊使整部伍繕守備軍勢復振

李元平大言好論兵宰相關播奇重之薦於上以

養士不可不另

爲將相之器時李希烈反朝廷以汝州與賊接境刺史韋光裔懦弱以元平代之旣至部募工徒葺理郛郭希烈乃使勇士應募執役版築凡入數百人元平不之覺希烈遣將以數百騎突至其城先應募執役者應於內縛元平馳去旣見希烈遺下汗地希烈見之曰盲宰相使汝當我何待我太薄耶

朱泚自將逼奉天軍勢甚盛邠寧留後韓遊瓌將兵拒泚遇於醴泉遊瓌欲還監軍翟文秀曰我向

似怯而實老到

奉天賊亦隨至是引賊以逼天子也不若留壁於此賊必不敢越我若不顧而過則與奉天夾攻之遊瓌曰賊强我弱若賊分軍以綴我直趣奉天奉天兵亦弱何夾攻之有我今急趨奉天所以衛天子也遂引兵還泚亦隨至渾瑊與遊瓌血戰竟日賊乃退造攻具毀佛寺以爲梯衝遊瓌曰寺材皆乾薪但具火待之

德宗幸奉天數日賊軍至造雲橋成闊數丈以巨輪爲脚推之使前施濕氊生牛革多懸水囊以爲

隍直指城東北隅兩旁搆木爲廬冐以牛皮迴環相屬負土運薪於其下以填壕塹矢石不能傷城中恟懼相顧失色帝召渾瑊勉諭之令齋空名誥身自御史大夫實封五百戶巳下者千餘軸募諸軍突將敢死之士以當之兼賜瑊御筆一管當戰勝量其功伐即著其名授之不足者筆書其身因命以位撫瑊背而遣之前一日瑊揣雲橋來路先鑿地道下深丈餘上積馬糞深五六尺次二日即令爇火次一日復下柴薪夜燒之平明火燄高於

城壘是時北方風正急賊乃隨風推橋以薄城下賊三千餘人相繼而登城上士卒皆大寒餒又少甲冑瑊但感激誡勵之以饑弱之衆當劇賊之鋒雖力戰應敵人憂不濟公卿以下仰首祝天賊徒至地道所橋脚陷不能進須臾風迴轉䬠雲橋焚爲燼灰賊焚死者數千城中懽譟振地時瑊中流矢遽自拔之血流霑足格鬭不已不言瘡痛以激士心旣而李懷光大軍至賊解圍去

李懷光有異志惡李晟獨當一面恐其成功欲激

怒諸軍奏言諸軍糧賜薄神策獨厚厚薄不均難以進戰上無以給之乃遣陸贄詣懷光營宣慰因召李晟參議懷光欲晟自乞減損使失士心晟曰公爲元帥得專號令增減衣食公當裁之懷光默然遂止

李晟得除官制是時懷光朱泚連兵聲勢甚盛晟以孤軍處其間内無資糧外無救援徒以忠義感激將士故其衆雖單弱而銳氣不衰又以書遺懷光辭禮卑遜而諭以禍福勸之立功補過故懷光

慚恧未忍擊之晟以判官張彧假京兆尹擇四十餘人假之官以督渭北諸縣芻粟不旬日皆充羨乃流涕誓衆決志平賊

朱滔攻貝州百餘日馬寔攻魏州亦踰四旬皆不能下賈林復爲李抱眞説王武俊曰朱滔志吞貝魏復值田悅被害儻旬日不救則魏博皆爲滔有矣魏博既下則張孝忠必爲之臣滔連三道之兵益以回紇進臨常山明公欲保其宗族得乎常山不守則昭義退保西山河朔盡入於滔矣不若乘

決盡在此語

貝魏未下、與昭義合兵救之、滔既破亡、則朱泚不日梟夷、鸞輿反正、諸將之功、孰居明公之右者哉、武俊悅、從之、軍於南宮東南、抱眞自臨洺引兵會之、兩軍尚相疑、抱眞以數騎詣武俊營、命行軍司馬盧玄卿勒兵以俟、曰、今日之舉、繫天下之安危、若其不還、領軍事以聽朝命、惟子勵將士以雪仇恥、亦惟子、言終遂行、見武俊、叙國家禍難、天子播遷、持武俊哭、流涕縱橫、武俊亦悲不自勝、左右莫能仰視、遂與武俊約為兄弟、誓同滅賊、抱眞退入

武俊帳中，酣寢久之。武俊感激，待之益恭，指心仰天曰：「此身已許十兄死矣。」遂連營而進。

李晟大陳兵，諭以收復京城，引所獲諜人示之，飲之酒，給錢而縱之。召諸將問兵所從入，皆請先取外城，據坊市，然後北攻宮闕。晟曰：「坊市狹隘，賊若伏兵格鬬，非官軍之利也。今賊重兵皆聚苑中，不若自苑北攻之，潰其腹心，賊必奔亡。如此則宮闕不殘，坊市無擾，策之上者也。」諸將皆曰善。乃牒渾瑊、駱元光、尚可孤，刻期集於城下。尚可孤敗泚將

仇敬忠於藍田西，斬之，李晟移軍於光泰門外，方築壘，泚兵大至，晟縱兵擊之，賊敗走，明日晟復出兵，諸將請待西師至夾攻之，晟曰，賊數敗已破膽，不乘勝取之，使其成備，非計也，賊出戰屢敗，晟使兵馬使李演王佖將騎兵，史萬頃將步兵，直抵苑牆，晟先開牆二百餘步，賊柵斷之，晟怒，欲斬萬頃等，萬頃帥衆拔柵而入，佖演繼之，賊衆大潰，諸軍分道並入，且戰且前，凡十餘合，賊不能支，皆潰，張光晟勸泚出亡，泚乃與姚令言帥餘衆西走，光晟

使晟大臣之識

晟遣兵馬使田子奇以騎兵追泚令諸軍曰晟賴將士之力克清宮禁長安士庶久陷賊庭若小有震驚非弔民伐罪之意晟與公等室家相見非晩五日無得通家信大將高明曜取賊妓尚可孤軍士取賊馬晟皆斬之軍中股栗公私安堵秋毫無犯晟之在渭橋也熒惑守歲久之乃退賓佐皆賀晟曰天子野次臣下知死敵而已天象高遠誰得知之既克長安乃謂之曰曏非相拒也吾聞五星贏縮無常萬一復來守歲吾軍不戰自潰矣皆

謝曰、非所及也、先是將吏自賊中逃來者、言泚衆携離、可滅之狀、會賊將姚令言僞中丞崔宣使諜覘我軍、爲邏騎所得、拘送於晟、晟解縛食而遣之、誡之曰、爾報姚令言崔宣、善爲賊守、諸將勉力自固、勿不忠于賊也、

李晟初至鳳翔、涇源節度使田希鑒遣使參候、晟謂使者曰、涇州逼近吐蕃、萬一入寇、州兵能獨禦之乎、欲遣兵防援、又未知田尚書意、使者歸以告、希鑒果請援兵、晟遣腹心將彭令英等戍涇州、晟

知此方謂可才

尋託巡邊詣涇州希鑒出迎晟與之並轡而入道舊結歡鑒妻李氏以叔父事晟晟謂之田郎命具三日食曰巡撫畢卽還鳳翔希鑒不復疑晟伏甲而宴之既飲彭令英引涇州諸將下堂晟曰我與汝曹久别可各自言姓名於是得爲亂者石奇等三十餘人數其罪而斬之顧希鑒曰田郎亦不得無過引出縊殺之入其營諭以誅希鑒之意衆股栗無敢動者

陝虢兵馬使達奚抱暉鴆殺節度使張勸代總軍

務、邀求旌節、且陰召李懷光將達奚小俊爲援、上謂李泌曰、若蒲陝連衡、則猝不可制、而水陸之運皆絕矣、不得不煩卿一往、乃以泌爲都防禦水陸運使、欲以神策軍送之、泌曰、陝城三面懸絕、攻之未可以歲月下也、臣請以單騎入之、且令河東全軍屯安邑、馬燧入朝、願敕燧與臣同辭偕行、使陝人知之、亦一勢也、上曰、雖然、朕方大用卿、寧失陝州、不可失卿、當更使他人往耳、對曰、他人猶豫、必不能入、上乃許之、泌見陝州將吏在長安者、語之

曰主上以陜虢饑故不授泌節而領運使欲令督江淮米以賑之令當使抱暉將行營有功則賜旌節矣抱暉稍自安泌與馬燧疾驅而前將佐不俟抱暉之命來迎泌笑曰吾事濟矣去城十五里抱暉亦出謁泌慰撫之抱暉喜泌視事賓佐有請屏人白事者泌曰易帥之際軍中煩言乃其常理泌到自妥貼矣不願聞也由是反仄者皆自安泌但索簿書治糧儲明日召抱暉語之曰吾非愛汝而不誅恐自今有危疑之地朝廷所命諸帥皆不能

千古快心事只是不甚快處耳

人故匄汝餘生、汝爲民齎版幣祭前使、愼無入關、自擇安處潛來取家保無他、泌之辭行也、上籍陝將預於亂者七十五人、授泌使誅之、泌不得已械兵馬使林滔等五人送京師、抱暉遂亡命、不知所之、

馬燧與諸將謀曰、長春宮不下、則懷光不可得、然其守備甚嚴、攻之曠日持久、我當身往諭之、遂徑造城下、呼其守將徐庭光、庭光帥將士羅拜城上、燧知其心屈、徐謂之曰、我自朝廷來、可西向受命、

庭光等復西向拜、燧曰、汝曹徇國立功四十餘年、何忽爲滅族之計、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圖也、衆不對、燧披襟曰、汝不信吾言何不射我、將士皆伏泣、燧曰、此皆懷光所爲、汝曹無罪、第堅守勿出、皆曰諾、燧等遂進逼河中、懷光舉火、諸營不應、開門降、燧以數騎入城、慰撫之、其衆大呼曰、吾輩復爲王人矣、渾瑊謂僚佐曰、始吾謂馬公用兵不吾逮也、今乃知吾不逮多矣、燧帥諸軍至河西、河中軍士皆易其號爲太平字、懷光不知所爲、縊而死、

李晟遣其將王佖將驍勇三千伏於汧城戒之曰虜過城下勿擊其首俟見五方旗虎豹衣乃其中軍也出其不意擊之必大捷佖用其言尚結贊敗走僅而獲免謂其人曰唐之良將李晟馬燧渾瑊而已當以計去之入鳳翔境禁虜掠以兵直抵城下曰李令公召我來何不出犒我經宿而退

嗣曹王皐討李希烈之叛戍立堡柵於蔡山皐度峻險不可攻乃聲言西取蘄州理戰艦步兵傍南涯與舟師泝江而上賊以老弱守柵引軍循江隨

戰艦南北與皐兵相去直蔡山三百餘里皐令步兵登舟順流東下不日拔蔡山賊還救間一日方至大破之因進拔蘄州降其將

陳僊奇降詔發其兵於京西防秋及吳少誠殺僊奇宻遣人召所遣兵馬使吳法超使引兵歸法超等遂引步騎四千自鄜州叛歸上聞之急遣中使敕李泌發兵防過泌遣押牙唐英岸將兵趣靈寶淮西兵已陳於河南矣泌給其食陰遣將將選士分爲二隊伏於太原倉之隘令之曰賊十隊過東

伏則大呼擊之西伏亦大呼擊之勿遮道勿留行常讓以半道又遣唐英岸夜出陳澗北燕子楚將兵趣長水明日淮西兵入臨兩伏發賊衆驚亂死者四之一進遇英岸邀擊之擒其將張崇獻等六十餘人送京師詔腰斬於鄜州軍門以令防秋之衆

渾瑊與吐蕃和及發長安也李晟深戒之以盟所爲備不可不嚴張延賞言於上曰晟不欲盟好之成故戒瑊以嚴備我有疑彼之形則彼亦疑我矣

詰何由成上乃召瑊切戒以推誠待虜勿爲猜疑瑊奏吐蕃決以辛未盟延賞集百官稱詔示之曰李太尉謂和好必不成今盟日定矣晟聞之泣曰吾生長西陲備諳虜情所以論奏但恥朝廷爲犬戎所侮耳上始命駱元光屯潘原韓遊瓌屯洛口以爲瑊援元光謂瑊曰潘原距盟所且七十里公有急何從知之請與公俱瑊以詔旨固止之元光不從與瑊連營相次距盟所三十餘里元光壕柵深固瑊壕柵皆可踰也元光伏兵於營西遊瓌亦

遣五百騎伏於其側曰若有變則汝曹西趣栢泉以分其勢將盟尚結贊又請各遣遊騎數十更相覘索瑊許之吐蕃伏精騎數萬於壇西遊騎貫穿唐軍出入無禁唐騎入虜軍悉爲所擒瑊等皆不知入幕易禮服虜伐鼓三聲大譟而至瑊自幕後出偶得他馬乘之伏鬣入其銜馳十里銜方及馬口虜縱兵追擊唐將卒死者數百人副使崔漢衡被擒瑊至其營將卒已遁元光發伏成陳以待之虜騎乃還

初吐蕃尚結贊惡李晟馬燧渾瑊曰去三人則唐可圖也於是離間李晟因馬燧以求和欲執渾瑊以賣燧使并獲罪因縱兵直犯長安會失渾瑊而止獲馬燧之姪弇謂曰胡以馬爲命吾在河曲春草未生馬不能舉足當是時侍中渡河掩之吾全軍覆沒矣今蒙侍中力全軍得歸奈何拘其子孫遣弇與宦官俱文珍等歸上由是惡燧罷其副元帥節度使以爲司徒侍中張延賞慚懼謝病

吳少誠遣兵掠臨穎上官涗遣大將王令忠將兵

三千救之敗沒少誠遂圍許州營田副使劉昌裔募勇士千人鑿城出擊破之兵馬使安國寧謀翻城應少誠昌裔以計斬之召其麾下人給二縑伏兵要巷見持縑者悉斬之無得脫者

上以方渠合道木波皆吐蕃要路欲城之使問邠寧節度使楊朝晟須幾何兵對曰邠寧兵足以城之上曰嚮城鹽州用兵七萬今三城尤逼虜境如此者何也對曰今發本鎮兵不旬日至出其不意而城之虜謂吾衆不減七萬不敢輕來不過三旬

吾城已畢虜雖至城旁草盡不能久留虜退則運芻糧實之此萬全之策也若大集諸道兵踰月始至虜亦集衆而來與我爭戰何暇築城哉上從之朝晟分軍爲三各築一城三旬三城成晟軍還至馬嶺吐蕃始出追之相距數日而去晟遂城馬嶺而還開地三百里皆如其策 俱德宗

武備志卷四十一

吳興茅元儀輯

戰略攷

唐五

田季安聞吐突承璀討王承宗、聚其徒曰、師不跨河二十五年矣、今一旦越魏伐趙、趙虜魏亦虜矣、爲之柰何、其將有超伍而言者曰、願借騎五千以除君憂、季安欲從之、幽州牙將譚忠使魏、知其謀、入謂季安曰、如某之計、是引天下之兵也、往年王

非特巧於說也寔中肯綮

師取蜀取吳算不一失是皆相臣之謀今王師越魏伐趙不使耆臣宿將而專付中臣不諭天下之甲而多出秦甲君知誰爲之謀此乃天子自爲之謀欲將誇服於臣下也若師未叩趙而先碎於魏是上之謀反不如下能不恥且怒乎既恥且怒必任智士畫長策伏猛將鍊精兵畢力再舉鑑前之敗必不越魏而伐趙校罪輕重必不先趙而後魏矣季安曰然則若之何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而悉甲壓境號曰伐趙陰遺趙書使解陴障遺魏

一城、持以奏捷、則魏之霸基安矣、季安曰善、遂出趙陰計、得其堂陽、

譚忠歸幽州、欲激劉濟討趙、會濟合諸將言曰、天子知我怨趙、今必命我伐之、趙亦必大備、我伐與不伐孰利、忠曰、是必皆將無之、濟怒曰、我與承宗反乎、命繫忠獄、使人視成德之境、果不爲備、而詔至亦止令濟護北邊、濟乃召忠問何以知之、忠曰、盧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趙、內實與之、此爲趙畫曰、燕以趙爲障、雖怨趙、必不殘趙、不必爲備、

一示趙不敢抗燕二使燕獲疑天子此忠所以知
天子之不使君伐趙而趙之不備燕也濟曰今則
奈何忠曰天子伐趙君坐燕之甲不濟易水使潞
人得以藉口是燕貯忠義之心卒染私趙之謗不
見德於趙人惡聲徒嘈嘈於天下耳惟君熟思之
濟曰吾知之矣乃下令軍中曰五月畢出後者臨
以徇時諸軍皆未進濟自將兵七萬獨前擊趙拔
饒陽束鹿
魏博牙內兵馬使田興有勇力頗讀書性恭遜李

安淫虐、興數規諫、季安以爲收衆心、欲殺不果、季安病軍政廢亂、夫人元氏立其子懷諫爲副大使、知軍務、時年十一、召興爲都知兵馬使、上與宰相議魏博事、李吉甫請興兵討之、李絳曰、魏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廷、上意以吉甫議爲然、絳曰兩河藩鎮之跋扈者、恐諸將權重而謀已、故常分兵以隸之、不使專在一人、諸將勢均力敵、莫能相制、雖欲爲變、莫敢先發、跋扈恃此以爲長策、然亦必常得嚴明主帥、能制諸將之死命者以臨之、然後粗

能自固今懷諫乳臭子不能自聽斷軍府大權必有所歸諸將不服怨怒必起然則鄰日分兵之策反爲今日禍亂之階矣田氏不爲屠肆則悉爲俘囚何足煩大兵哉然彼自列將起代主帥鄰道之所深惡不倚朝廷之援則無以自存故臣以爲不必用兵可坐待魏博之自歸也但願陛下按兵養威嚴勅諸道選練士馬以須後效不過數月必有自効於軍中者矣至時惟在朝廷應之敏速中其機會不愛爵祿以賞其人使兩河藩鎭聞之恐其

麾下效之以取朝廷之賞必皆恐懼爭為恭順矣此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上曰善田懷諫幼弱軍政皆決于家僮蔣士則數以愛憎移易諸將衆皆憤怒朝命久不至軍中不安田興晨入府士卒大譟環拜請為留後興驚仆久之起謂衆曰汝肯聽吾言乎皆曰惟命興曰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命申板籍請官吏然後可皆曰諾興乃殺蔣士則等十餘人遷懷諫於外監軍以聞上亟召絳曰卿揣魏博若符契吉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變絳曰

從古要著只在先後

今田興奉其土地兵衆、坐待詔命、不乘此際推心撫納、必待勑使至彼持將士表來、然後與之、則是恩出於下、而其感戴之心、非今日比矣、吉甫素善樞密使梁守謙、亦爲之言、上竟遣中使張忠順如魏、絳復上言、朝廷恩威得失、在此一舉、時機可惜、奈何棄之、計忠順之行、甫應過陜、乞明旦卽降白麻、除興節度使、猶可及也、上欲且除留後、絳曰、田興恭順如此、自非恩出不次、無以深慰其心、上從之、忠順未還、制命已至、興感恩流涕、士衆鼓舞、李

無此一輸等每成不得事

絳言魏博五十餘年不霑皇化一旦來歸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隣勸慕請發内庫錢百五十萬緡以賜之宦官以爲太多上以語絳絳曰田興不貪專地之利不過四隣之患歸命聖朝陛下柰何愛小費而遺大計不以收一道人心錢用盡更來機事一失不可復追借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其費豈止如此而已乎上悅曰朕所以惡衣菲食蓄聚貨財正爲欲平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爲十一月

遣知制誥裴度宣慰魏博、頒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受賜歡聲如雷、成德兗鄆使者數輩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倔彊者果何益乎、度為興陳君臣上下之義、興聽之終夕不倦、請度遍行所部、宣布朝廷、又奏所部缺官、請有司注擬、奉法令輸稅賦、室屋僭侈者、皆避不居、鄆蔡恒遣遊客關說多方、興終不聽、

袁滋至唐州、元濟圍其新興柵、滋卑辭以請之、元濟由是不復以滋為意、朝廷知之、貶滋撫州刺史、

第一冷看第一妙着

以李愬代之愬至唐州知上卒憚戰謂之曰天子知愬柔懦故使拊循爾曹至于戰攻進取非吾事也衆信而安之愬親行視士卒傷病者存恤之不事威嚴或以軍政不肅爲言愬曰吾非不知也袁尚書專以恩惠懷賊賊易之聞吾至必增備吾故示之以不肅彼必以吾爲懦而懈惰然後可圖也淮西人輕愬不爲備愬遂謀襲蔡州表請益兵詔以步騎二千給之愬遣大將馬少良將十餘騎巡邏遇吳元濟捉生虞候丁士良與戰擒之士良元

天下之道歸于自然

濟驍將、常爲東邊患、衆請刳其心、愬許之、士良無懼色、愬命釋其縛、士良請盡死以報德、愬署爲捉生將、士良言於愬曰、吳秀琳據文城柵爲賊左臂、官軍不敢近者、有陳光洽爲之謀主也、光洽勇而輕、好自出戰、請爲公擒之、則秀琳降矣、遂擒光洽以歸、秀琳果以柵降、愬引兵入據其城、其將李憲有才勇、愬更其名曰忠義而用之、於是軍氣復振、人有欲戰之志、賊中降者相繼、愬聞其有父母者、皆給粟帛而遣之、衆皆感泣、愬每得蔡降卒、必親

引問委曲由是賊中險易遠近虛實盡知之厚待吳秀琳與謀取蔡秀琳曰非得李祐不可秀琳無能爲也祐有勇略守興橋柵時帥士卒割麥於張柴村愬召廂虞候史用誠以三百騎伏林中誘而擒之以歸將士爭請殺之愬釋縛待以客禮時時召祐及李忠義屏人語或至夜分他人莫敢預聞諸將恐祐爲變多諫愬愬待祐益厚士卒亦不悅諸軍日諜愬稱得賊諜者言祐爲賊內應愬恐謗先達於上已不及救乃持祐泣曰豈天不欲平此

賊耶、何吾二人相知之深而不能勝衆口也、乃械祐送京師、先密奏曰、若殺祐、則無以成功、詔以還愬、愬見之喜、執其手曰、爾之得全社稷之靈也、署散兵馬使、令佩刀巡警出入帳中、或與同宿、密語達曙、有竊聽者、但聞祐感泣聲、舊軍令舍賊諜者屠其家、愬除其令、使厚待之、諜反以情告愬、愬知賊中虛實、嘗遣兵攻朗山、不利、衆皆悵恨、愬獨喜、乃募敢死士三千人、號曰突將、朝夕自教習之、使常爲行備

恐奪其功亦是借語其中妙處不言也

諸軍討淮西、四年不克、饋運疲敝、民至有以驢耕者、上亦病之、宰相李逢吉等競言師老財竭、意欲罷兵、度獨無言、上問之、度曰、臣誓不與此賊俱生、今請自往督戰、且元濟勢實窘迫、但諸將心不一、不併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上悅從之、度奏刑部侍郎馬總爲宣慰副使、右庶子韓愈爲行軍司馬、將行、言於上曰、臣若滅賊、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上爲之流涕、御通化門送之、李逢吉不欲討蔡、

此豈可謂權詐乎

翰林學士令狐楚與逢吉善、度恐其合中外之勢以沮軍事、乃請改制書數字、且言其草制失辭、罷之、度遂行、以堰城爲治所、先是諸道皆有中使監陳進退不由主將、勝則先使獻捷、不利則凌挫百端、度悉奏去之、諸將始得專其軍事、戰多有功、李愬將攻吳房、諸將曰、今日往亡、愬曰、吾兵少不足戰、宜出其不意、彼以往亡不吾虞、正可擊也、遂往克其外城而還、淮西將孫獻忠以驍騎五百追擊其背、衆驚將走、愬下馬據胡床、令曰、敢退者斬、

返旆力戰斬獻忠或勸愬乘勝攻其子城可拔也愬不聽引還李祐言於李愬曰蔡之精兵皆在洄曲守州城者皆羸卒可以乘虛直抵其城比賊將聞之元濟已成擒矣愬然之十月遣掌書記鄭澥白裴度度曰兵非出奇不勝常侍良圖也愬乃命祐及李忠義帥突將三千爲前驅自與監軍將三千人爲中軍李進誠將三千人殿其後軍出不知所之愬曰但東行行六十里夜至張柴村盡殺其戍卒及烽子據其柵命士卒少休食乾糧整羈靮

此監軍何獨未去之

留兵鎮之、以斷朗山救援、又分兵以斷洄曲及諸道橋梁、復夜引兵出、諸將請所之、愬曰、入蔡州取吳元濟、諸將皆失色、監軍哭曰、果落李祐姦計、時大風雪、旌旗裂、人馬凍死者相望、人人自以為必死、然畏愬莫敢違、夜半雪愈甚、行七十里至垂匏城、城傍皆鵝鶩池、愬擊之以亂軍聲、自吳少誠拒命、官軍不至蔡州城下三十餘年、故蔡人不為備、四鼓愬至、無一人知者、祐忠義钁其城以先登、壯士從之、殺守門卒、而留擊柝者、使擊柝如故、遂開

門約衆雞鳴雪止愬入居元濟外宅或告元濟曰官軍至矣元濟不信起聽於庭聞愬軍號令曰常侍傳語應者近萬人始怯曰何等常侍能至於此乃率左右登牙城拒戰時董質擁精兵萬餘人據洄曲愬曰元濟所望者董質之救耳乃訪董質家厚撫之遣其子傳道持書諭董質董質遂單騎詣愬降愬攻牙城燒其南門民爭負薪芻助之門壞執元濟檻送京師諸將請曰始公敗於朗山而不憂勝於吳房而不取冒大風甚雪而不止孤軍深

入而不怯、然卒以成功、皆衆人所不諭也、敢問其故、愬曰、朗山不利、則賊輕我不爲備矣、取吳房、則其衆奔蔡、併力固守、故存之以分其兵、風雪陰晦、則烽火不接、不知吾至、孤軍深入、則人皆致死、戰自倍矣、夫視遠者不顧近、慮大者不計細、若矜小務、恤小敗、先自撓矣、何暇立功乎、衆皆服、愬儉於奉己而豐於待士、知賢不疑、見可能斷、此其所以成功也、

裴度之在淮西也、布衣栢耆以策干韓愈曰、元濟

訶馬無
念大將
無要耳

武所引
内制寸
一人將
千萬人

就擒、承宗破膽矣、願得奉丞相書往說之、可不煩
兵而服、愈白度爲書遣之、承宗懼、求哀於田弘正、
請以二子爲質、及獻德棣二州、輸租稅、請官吏、弘
正爲之請、上許之、弘正遣使送其二子知感知信
及二州圖印至京師、幽州大將譚忠亦說劉總曰、
自元和以來、劉闢李錡田季安盧從史吳元濟阻
兵馮險、自以爲深根固蒂、天下莫能危也、然顧眄
之間、身死家覆、此非人力所能及、殆天誅也、況今
天子神聖威武、苦身焦思、縮衣節食、以養戰士、此

志豈須臾忘天下哉、今國兵駸駸北來、趙人已獻城十二、忠深爲公憂之、總泣曰、聞先生言、吾心定矣、遂專意歸朝廷、

上欲移劉悟他鎭、恐悟不受代、復須用兵、密詔田弘正察之、弘正日遣使者修好、以觀其所爲、恒得鄆州三日、教手搏、而庭觀之、搖肩攘臂、離坐以助其勢、弘正聞之笑曰、是何能爲、審表以聞、上乃以悟爲義成節度使、悟聞制、下手足失墜、明日遂行、而弘正已將數道兵至城西矣、師道將敗、聞風動

不[illegible] 理亦是 權略

烏飛皆疑有變、禁鄆人親識宴聚、及道路偶語、弘正悉除其禁、或諫曰、鄆人久爲寇敵、不可不備、弘正曰、今爲暴者既除。宜施以寬惠。若復爲嚴察。是以桀易桀也。庸何愈焉。俱憲宗

蜀自南詔入寇、一方殘敝、李德裕至鎮、作籌邊樓、圖蜀地形南入南詔西達吐蕃、日召老於軍旅習邊事者、訪以山川城邑道路險易廣狹遠近、未踰月皆若身嘗涉歷、上命德裕修塞清溪關以斷南詔入寇之路、德裕上言通蠻細路至多、不可塞、惟

處於昏亂之世不得不然

重兵鎮守可保無虞時北兵皆歸本道惟河中陳許三千人在成都有詔來年亦歸蜀人恟懼德裕奏乞鄭滑五百人陳許千人以鎮蜀且言蜀兵脆弱新為蠻寇所困皆破膽不堪征戍若北兵盡歸則與杜元穎時無異朝臣建言罷兵蓋由禍不在身望人責一狀留入堂案他日敗事不可令臣獨當國憲朝廷皆從其請德裕乃練士卒葺堡鄣積糧儲以備邊蜀人粗安 文宗

初盧龍軍亂殺節度使史元忠推牙將陳行泰主

留務、表求節鉞、李德裕曰、河朔事勢、臣所熟諳、比來朝廷遣使太速故軍情遂固若置之數月不問、必自生變今請勿遣使以觀之、既而軍中果殺行泰立張絳、復求節鉞、朝廷亦不問、軍使張仲武起兵擊絳且遣軍吏吳仲舒奉表以聞、詔宰相問狀、仲舒言行泰絳皆遊客、故人心不附仲武幽州舊將性忠義通書習事、人心向之、計今軍中已逐絳矣李德裕問仲武士卒幾何、對曰軍士土團合千餘人德裕曰兵少何以立功、對曰在得人、心不在

在道
問

兵多德裕又問萬一不克如何對曰幽州糧食皆在嬀州及北邊七鎮萬一未能入則據居庸關絕其糧道幽州自困矣德裕奏行泰絳皆使大將上表脅朝廷邀節鉞故不可與今仲武表請討論與之有名乃以仲武知盧龍留後仲武尋克幽州

劉從諫累表言仇士良罪惡遂與朝廷相猜恨招納亡命繕完兵械及病與幕客張谷等謀效河北諸鎮以弟之子稹爲都知兵馬使至是薨稹秘不發喪押牙王協曰正當如寶曆年様爲之不出百

日旌節至矣於是遍監軍崔士康奏稱從諫疾病請命其子稹爲留後上遣供奉官薛士幹往諭從諫使就東都療疾遣稹入朝宰相諫官多以爲回鶻餘燼未滅邊鄙猶須警備復討澤潞國力不支李德裕獨曰澤潞事體與河朔三鎭不同河朔習亂已久人心難化是故累朝以來置之度外澤潞近處腹心一軍素稱忠義如李抱眞成立此軍德宗猶不許承襲敬宗不恤國務宰相又無遠略劉悟之死因授從諫使其跋扈垂死之際復以兵權

擅付竪子若又因而授之則諸鎮誰不思效其所
爲天子威令不復行矣上曰卿以何術制之果可
克否對曰稹所恃者三鎮但得鎮魏不與之同則
稹無能爲也若遣重臣往諭王元逵何弘敬以河
朔自艱難以來列聖許其傳襲已成故事與澤潞
不同今將加兵澤潞不欲更出禁軍其山東三州
委兩鎮攻之賊平之日將士並當厚加官賞苟兩
鎮聽命不從旁沮撓官軍則稹必成擒矣上喜曰
吾與德裕同之保無後悔遂決意討稹羣臣言者

不復入矣上命德裕草詔賜元逵弘敬曰澤潞一鎮與卿事體不同勿為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勢但能順立功效自然福及後昆上曰當如此直告之是也又賜張仲武詔令專禦回鶻元逵弘敬得詔悚息聽命使者入境不問從諫之疾直為已知其死之意都押牙郭誼等大出兵迎之請用河朔事體遂扶稹出見將士發喪不受勑命制削奪從諫及稹官爵以王元逵何弘敬為招討使與河東節度使劉沔河陽節度使王茂元合力攻討先是

此宜精[illegible]明[illegible]欲、

河北諸鎮有自立者、朝廷必先有吊祭使、冊贈使、宣慰使、繼往商度、然後用兵、故常及半載、軍中得以爲備、至是宰相亦欲遣使、上卽下詔討之、元逵卽日出師屯趙州、又詔以李彥佐爲晉絳行營招討使、

昭義大將李丕來降、議者或謂賊故遣丕降、欲以疑誤官軍、李德裕曰自用兵半年、未有降者、今安問誠之與詐、且須厚賞以勸將來、但不可置之要地耳、

王元逵前鋒入邢州境已踰月、何弘敬猶未出師、元逵密表弘敬懷兩端、李德裕言忠武累戰有功、軍聲頗振、王宰年方壯、謀略可稱、請詔弘敬以河陽河東未能進軍、賊屢出兵焚掠晉絳、令遣王宰將忠武全軍經魏博抵磁州、以分賊勢、弘敬必懼、此攻心伐謀之術也、從之、弘敬倉皇出師、拔肥鄉平恩、殺傷甚衆、上曰、弘敬已拔兩縣、可釋前疑、既有殺傷、雖欲持兩端、不可得已、

李德裕訪高文端破賊之策、文端曰、官軍今直攻、

非集思廣益何能克濟大事

潞州澤州兵約萬五千人賊常分兵大半潛伏山谷伺官軍攻城疲敝則四集救之官軍必失利請令陳許軍過乾河立寨城連延築爲夾城環遶澤州日遣大軍布陳於外以扞救兵賊見圍將合必出戰待其敗北然後乘勢可取固鎮寨四崖懸絕勢不可攻然寨中無水宜令王逢絕其水道不過二日賊必遁去又都頭王釗將萬兵戍洺州以稹擬誅大將疑懼名之不入但釗及士卒家屬皆在潞州招之必不肯來若諭以引兵取稹事成即除

他鎮仍厚有賜與庶幾肯從鎮州奏事官高迪密陳二事其一以爲賊中好爲偷兵術潛抽諸處兵聚於一處官軍多就迫逐以致失利官軍須知此情自非來攻愼勿與戰彼淹留不過三日須散歸舊屯如此數四空歸自然喪氣官軍密遣諜者詗其抽兵之處乘虛襲之無不捷矣其二鎮魏下營不離故處每三兩月一深入燒掠而去賊但固守城柵城外百姓賊亦不惜宜令進營據其要害以偪之上言諭諸將 俱武宗